

館址小南門董家渡硝皮弄二十二號口

自十一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十八日止

▲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▼



海上  
路馬三

大豐綢緞局因爲在這真誠的廉價期中特設

批發部 特別克己 零躉批發  
衣料部 馬褂料五元 女襖料一元

粵變真相

此大廣州省城、彼共黨為擾亂、佔居各機關、縱火劫掠一節、已誌昨日各報、惟昨日各報所載、尙係簡略之電訊、難得可資方面消息、探得真相甚詳、爰誌之以告讀者、

廣州於十一日黎明四時許、全被共黨焚燬擾亂、其時天色尚未全明、匪省之軍警、均不及防備、致為共黨乘機活動、為首者係黃琪翔部的數萬人、因內有聯興工會糾察隊兩營、附合共黨、大舉騷擾、廣州公安局被炸彈毀壞、失去鎖匙及匣

洪雪帆善理廣告

報載大得其利。」

提起了洪雪帆先生，他是一等善於交際和能幹兜攬廣告的健將，在新聞界裏，非常出名。風頭之健，和朝廷中將劉金煒同一輩記者的，不相上下，但是洪先生所得名的最會先生對干捲煙業的情形、最是熟悉，因為他曾經做過捲煙稅局長，對於捲煙業中物、比較

於捲煙業中物、比較

煙稅局長的王陵鵬先生、還要熟

和、所以捲攬華英公司、的廣告

、好比三個指頭捏個圓錐、十拿九

口時髦人

現在上海時髦的人，一年時髦一兩年，內中要算蘇炳堯的人事了，就是時髦，你逢到什麼事情，委託他辦運，他總是一口答應，從不曾食言。似乎同他一聲，在表面上看來，似乎非常闊切，實則他那麼放在心上，早已有去過大海，影蹤全無，等到你要找他的人，總說：不要說三天兩天不來回應，就是十年八年亦不來回應，你若然去信如雪片的催促，他都置之不理。你有時候會見他，他總是回報你一回答道：「我實在忙沒有工夫來回聲。」像這種人總算真正的時髦人了。

收欸局籌備祝捷遊藝會

是商賈被劫者，約有五百餘家之多，損失不貲，一時蓋在混亂之中，各行政機關均被佔居，軍械庫外出者，推銷，說服時西新橋畔、車水馬龍，極熱鬧云。

陳此懷在杭辦文御

前任杭州民政廳長陳炯懷  
氏、即商報館徐編輯陳仲  
回君之尊人、自國民政府  
委任長民政廳以來、頗著  
聲譽、對於民間情形、體  
貼入微、加以陳君以浙人  
治浙之資格、關懷桑梓、  
尤覺親密、日前國民政府  
杭趙

吳微雨慣作半刀子

律師吳凱聲、爲鑽成事被人控告、  
 此事已記於福爾摩斯報、身爲律師  
 之、反請人爲律師代表自己、  
 辯解、其事固奇、然他報  
 既記之、本報自無容多贅  
 之、惟其中有一段可發一噱  
 之情形、知者絕鮮、錄古

大康綢緞局大減價  
贈品九折

電話 一九八三 七

五、系責案案

邇來北聖名花中，皆染有時下積習，非與小白臉相周  
爲光榮，若其身上項格，卽不足以誦紅裙人者，  
名聲一不可收拾而後已。前聞富春樓六娘選積素吳門  
英四歲，以將債而上溪溪所聞者，記者與四娘素結，深  
流其英在，爲讀者告也。

陳玉英在去冬端節前，其身軀尚不能自由，被束縛於  
有南市轉運司司之司理王某，與四素離，如酒報效  
致批棍回巷，遊歷常滿，至端節時，由王爲四費三千

樂善觀畫記

樂善古今 畫展展覽會、爲藝術者先  
生所發起、會場設於法租界貝勒路  
之義和里、聞  
日昨之晚、與  
參觀、蒙花梅  
、引瑪瞻覽、  
勝歎、而畫軸  
物古大多數、  
拾得圖、輕描  
、東別用、

工潮澎湃中之徬徨職者

寶元之金鑽鑽戒、三萬元之寶石、其格式之寶、垂在向各界分別（飛鵬）

、設廠偏處于萬山路及羅路（六十四號云、關）

■琪花兒戲、別後多年、念念不忘、有暇請來敘念、

週日混上各業工潮、漸由微混中趨於澎湃矣、而網織職工會、亦以死灰復燃、重行組織開矣、查會員達五百餘人、（尚多未加入者）、曾經有委員何將二人、踴持接洽、致會員各有異心、向

恢復牙齦會

事順利、紀念  
三十日止、假座  
等遊藝、非常精  
在表演、並備

未到、暫停一期  
大享劇社由一  
部份電影演員所  
發起、如周空  
居士風、姚吉  
伯、徐在東、華  
伯陽、邱時棟等

海上文藝界有狼虎會、我小報界有

工潮儼洋中之獨假職

大番飯店一怪客

瀝西之登路大華飯店爲結婚之處，最大、佈置最精、飛機司令即公子結婚、門首車水馬龍、盛極一時、被店爲其公子結婚、門首車水馬龍、盛極一時、入晚又有盛大之跳舞會、衣香鬢影、目迷五色、交際之盛，其盛況不亞於蔣宋之婚禮也，且是日客之客、踴躍而入，見各賓客乃一如首爲禮，即不吝、昂然而出，見各賓客乃一如首爲禮，即不吝、客來出中見其如此禮貌，亦祇得容道禮謝，主翁此儀，來出中見其如此禮貌，亦祇得容道禮謝，主翁此儀、客來出中見其如此禮貌，亦祇得容道禮謝，主翁此儀、客來出中見其如此禮貌，亦祇得容道禮謝，主翁此儀、

高鳳煥稟記

大天界自張皓卿脫離後，主寶蓮花翠琴復相繼引去，大好園林、風去雲飛，大有王氣黯然之概。今幸聘得王之臨芳公主姊妹，以承此祀，否則六宮粉人下，終難有發展之日矣。

現在新劇，則懸為第一牌子，且新方面之

界演唱，本無合同，改隸新聲大劇場之泊出後，黃老板曾一度通商，允其包辦銀兩所出之戲，其意雖屬

界演唱，本無合同，改隸新聲大劇場之泊出後，黃老板曾一度通商，允其包辦銀兩所出之戲，其意雖屬

雷車罷後各報

上海電車公司自前星期發生暗殺案後，即實行罷工，迄已多日，無一輛出報，向由報販承購。報紙之小報界大為損失，蓋每出一張外，又另由一般報販或搭客，至電車站或電車上叫賣，其數頗夥者，均在電車一帶，平日散館罷工，乃大宗營業，亦可稍

報銷數，莫不  
小報亦跌去為  
有販小報為活  
左販、總計  
損失，而報販  
亦莫不憂形於  
子深望電車解  
以期早日早  
營業，亦可稍



蠶、四恐有礙胎面、至某醫院打胎、險遭不測、靜養月餘、始恢復原  
 狀、尙不敢致吾玉甥也、延至年關、價台高粱、虧負達七千金、以致  
 內庭不能自主、實行收束、繼與小姊妹陸芳、合夥開張於新濟和、  
 豈知四女之命運不濟、適遭租界戒嚴、大受影響、門可羅雀、益驟不  
 振、四憂形於色、嘗對鏡自憐、而同時妹戶墮門、無以為處、至本月初  
 四、四即託故攜物外出、一去不返、杳然無蹤、房妹自知有變、便囑  
 四出、亦無下落、歷半月許、又茫茫杳無音信、後據房侍老九所云、  
 四歸四胡姓家、且喜擇善、所交無恆心者、致有如此下場、總計深花  
 兩姊妹耗去萬金以上、此大害之出、即待債之一大原因也、據說深花  
 外間向鮮知其芳跡、絲線四之虧負漸逃、自取其咎、目今花界中之  
 惡習、由此亦可得一窺頭緒也、

本月十七日  
 芳、假座大舞  
 會串、各票友  
 出程赴報祖寶云  
 日前某報城  
 清一、實則城  
 係某君所書、  
 樓後台訪謁、  
 故腔目不知所對